

# 张雪师父张继星：“手搓”飞机的人

## “牙哥”张继星与张雪缘分，离不开赛车。但过去十年里，他把自己所有的钱、时间和执念，都押在了造飞机上



“牙哥”早年参加比赛。



张雪和“牙哥”(右)在五河县。



“牙哥”和他“手搓”的飞机。 均 资料照片

“我想为中国培养更多优秀的飞行员——民营企业也能做基础工作。”张继星说

这个目标从他嘴里说出来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笃定。失败了怎么办呢？“只要没有放弃，就不存在失败。”他说

本报记者 刘畅

张继星更为人知的名字是“牙哥”。2026年春天，这个名字因为徒弟张雪的张雪机车厂队车手夺得WSBK(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)冠军而被反复提起。别人不收你，我收你”——2007年张继星对张雪说的那句话，成了中国机车圈最动人的师徒传说。张雪机车夺冠后，张雪在个人社交媒体更新视频：“推荐一个人，我的师父‘牙哥’，他现在正在造飞机，也正在融资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”也就是这样一条视频，让“牙哥”彻底爆火。

张继星曾14次获得全国越野摩托车锦标赛冠军，是国内较早一批职业摩托车赛车手。但在过去十年里，他把自己所有的钱、时间和精力，都押在了造飞机上。前不久，记者在上海市蚌埠商会的一场活动上见到了张继星。他穿一件深色夹克，说话语速不慌不忙，带着一点安徽口音。咧着嘴时会露出显眼的龅牙——“牙哥”这个称号就是这么来的。

张继星刚结束一个演讲，没有PPT和稿子，站上台就说“我什么也没准备”，然后一口气讲了十几分钟，从1998年家里破产，讲到2005年创立“门派”，讲到怎么把张雪“抓”来做徒弟，再讲他要为中国培养飞行员的梦想。

在这场活动中，张继星被主办方称为“蚌埠五河乡贤”，但上海市蚌埠商会有五河县人坦言，在“牙哥”爆火之前，确实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位同乡。

### “有合作意愿就先打钱”

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，张继星被资本围住了。甚至网上有条热搜，就叫张雪帮师父引来100多位投资人。原因不乏两件事：一是张雪机车拿了WSBK世界冠军，全网刷屏时张雪不忘喊话“支持我师父造飞机”；二是低空经济成了这两年最热的风口之一，而张继星已经在这个赛道里待了十年。

2015年，张继星启动航空器制造项目，瞄准已经较为成熟的通航赛道，制造轻型运动类飞机产品，这种飞机机身轻巧、操作简便，一般用于飞行训练和娱乐飞行。第二年，他在蚌埠市五河县成立了一个户外运动俱乐部。如今，张继星拥有一家名为浙

江牙哥飞行科技的公司，总部在杭州，生产轻型运动直升机、越野固定翼飞机、飞行卡丁车和智能无人机等四款产品。

“融资现在得排队了。”张继星的语气更像是在陈述一个事实。“确定的都已经到第三轮了。”他给出了一些数字：第二轮估值20亿，排到9月底；第三轮估值30亿。几年前，张继星还在为了几百万元的融资四处碰壁，他到处拜访投资人。最困难的时候，张继星开始管身边人借钱，包括张雪。那时候还有人想收购他的股份，“500万元卖49%股份出去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没答应。现在5000万元也买不到了，5个亿也买不到。”张继星笑了笑。

的确，如今局面彻底翻转了。投资人从全国各地找到张继星在杭州的公司，有一段时间，他跟媒体抱怨，接到了数千个电话。他设了一道门槛：真想聊投资的，先打意向金，而且不给做尽调。“意向金要个大概十几万。”张继星解释，“你要有合作意愿，就先打钱。要不然几千个人来找我，我咋搞？”至于“不给做尽调”，张继星有自己的一套逻辑：“不符合尽调的才是真正的公司，真正做事的人，有几个符合尽调的？没有时间去做尽调，也不会把钱花在毫无作用的事情上面——什么证书啊，乱七八糟挂一挂，没有用。”

但是，涌来的投资人有多少人是为了他的流量来的？张继星沉思了一会儿回答：“我觉得大部分投资人还是投人的，不然没人会为了流量来投几千万、上亿元。”2023年初，张继星带着项目来到上海市仙居县朱溪镇，投资建设了占地约百亩的“牙哥户外营地”，目前，已经在开展固定翼飞机、卡丁车、滑翔伞等极限项目运营。但如今，其他城市也已经“抢”项目了。

“当地不让我们走，外边过来抢。”张继星说。新项目落地，张继星属意四川、重庆。原因很简单，“以前赛车时在那边待了几年，替重庆渝安集团团了9年，重庆的产业链配套也不错”。

企业研发的产品里，越野固定翼飞机和智能无人机最受关注。张继星曾透露，目前产品量产还很少，但研发工作一直在推进。他甚至已经想好了下一步：用张雪那台820发动机的技术，开发一款航空发动机，最适合应用在越野固定翼飞机上。

“不是拿820来改。”张继星纠正记者，“是用它的技术做一款新的航空发动机。既然张雪能做出820这么高性能的发动机，就说明技术已经突破了。活塞式航空发动机的技术含量不是很高，只是现在没人做而已。”按照他的计划，一旦成功，发动机的单台成本能从进口的30万元降到10万元以内，这样轻型运动类飞机的价格就能从100多万元降到20万—60万元，让普通人能“像买车一样买飞机”。

“我和张雪这几年聊得最多的就是，你什么时候可以跟师父来搞飞机？”张继星说。但他也明白，现在张雪的事业越来越红火，自己也越来越忙，这个约定的兑现还需要时间。

### 先“抓”一个再说

张继星与张雪缘分，离不开“赛车”两个字。而如果没有1998年的那场破产，

张继星可能不会成为赛车手。张继星自述是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的“富二代”，家里在1988年就成立了建筑公司。1995年，摩托车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件昂贵的消费品。但在那时候，年纪轻轻的张继星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辆摩托车。“摩托车到家，我骑都没骑，先给拆了，结果拆了就装不回去了。”他兴奋地回忆。“我就是好奇，它到底是什么原理竟然能跑这么快？”

因为家里做建筑行业，年少的张继星学过木工、铁匠、油漆工、模板工。“十七八岁我就会打铆榫结构，打凳子、打柜子。”他还在村里种了好几年地。“我种地更牛。”他说，“也算是什么都干过。”1998年，家里破产。22岁的张继星一下子从“富二代”变成了兜里没钱的年轻人。他出去外地打工，想找点“生存空间”，结果也不顺利。困顿之时，他再次想起了自己的摩托车和那个赛车梦。

2000年，24岁的张继星揣着5000块钱，到浙江找了个车队，说要学赛车。车队的人看了看他，摇摇头，摩托车手的黄金人行年龄是十几岁，都是从小培养，而张继星已经算是个不折不扣的“大龄人士”了。“5000块钱学了一个星期，第二个星期我就没钱了。”张继星跟教练说：“你要是觉得我有天赋，就留下我，觉得不行，这钱我就不交了。”思前想后，教练最终还是留下了他，让他跑几场比赛试试。或许天赋真的是一种很神奇的东西，张继星第一场比赛就拿到了第15名，第二场第11名，第三场第6名，第四场比赛就夺得了冠军。后来，直到2015年他退役，一共拿到了14个全国越野摩托车锦标赛冠军，大家都叫他“十四冠王”。

2007年，张雪出现在他的视野里。当时，这个20岁、渴望成为职业车手的小伙子四处碰壁，被各种车队拒绝。当张雪推着一辆摩托车找上门时，类似的经历让张继星恍然间仿佛看到了当年的那个自己。“别人不收你，我收你。”张继星成了唯一一个没有拒绝他的人。张继星说起这件事时，却有些自嘲：“其实那是当时‘抓’不到徒弟，先‘抓’进来一个再说。”

拿了几年摩托车全国冠军之后，张继星发现中国的户外运动、极限运动，有挑战性的那些项目，都落后于欧美。“我不服气。”当时的张继星还没有办公的想法，他只是想创立一个“门派”，叫“牙哥户外”，“就像古代打拳一样，做一个拳种，用门派来改变现状，让中国的户外运动走向世界。”张继星说。“成立门派，没有徒弟不行。”他笑了。“我就到那‘抓’徒弟。”

张雪就这样被“抓”进来了。当时也有很多车队反对张继星收这个徒弟，因为觉得他看别人的车时眼神很“贼”，不像好人。但张继星觉得，这其实是张雪心里对摩托车、对机械最偏执的热爱。练了几场之后，张继星看出来，张雪其实没什么当赛车手的天赋。但他认为张雪可以朝着赛车这条路发展。幸运的是，张雪听进去了。

张雪造车的过程并不容易，最缺钱的时候，他只能找师父借钱，张继星也很爽利，拿出5万元，后来又凑了3万元。

2026年3月，张雪的车队夺得WSBK世界冠军，张继星在电话里得知这个消息

息，激动得泣不成声。而张雪夺冠后在网络上对师父“牙哥”的声援，也为张继星带来了无数的投资机会。

“如果没有张雪那句话，你的事业会怎样？”记者忍不住问。张继星顿了一下说：“年前我自己已经在账号上发寻求融资的视频了，那时候其实也有很多人会在后台联系我。张雪这一下，把我的信用度从40%直接干到了70%。但就算没有他，我也会往前走，只是可能更累，窗口期也可能错过。”“张雪的成功，90%是他自己的努力，我只是其中一环。对我也是一样，不可能因为他的一句话就决定我的一生。”张继星补充说。

### “我不想躺在床上老去”

从3月至今，张继星几乎每周都奔走在全国各地，有时候是谈加盟和项目落地，有时候是参加一些活动。他一出现，总是成为最抢眼的那个。

随着关注到来的是争议，有人觉得他手搓飞机不靠谱，有人从成本、适航认证等角度分析产品难以市场化，还有人叫他“民科”(民间科学爱好者)。

“我觉得我不是民间科学家，我是想象力很丰富的梦想家。”张继星似乎并不明白“民科”的意思。“我们人类能想到的东西，它都存在，都能实现。”

而说到“手搓飞机”这个词，他不觉是贬义：“飞机本来就是手搓的！到现在为止，空客、波音、战斗机、运输机都是‘手搓’的。为什么飞机没有像汽车、摩托车那样的流水线？因为飞机的要求太高了，精度太高，很多环节机器人做不了。”张继星举了个例子，就像叠毛巾，机器人可以大致叠好，但不可能像人一样把它叠得整整齐齐，而飞机就需要这样精细的工艺。“所以不是我在‘手搓’。”他很坚持，“飞机本来就是这么‘手搓’的。”

从“成立门派”到成为一个成熟的企业家，中间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。张继星总说自己是个有棱角的人，“棱角是我的优势。我就做我自己，不会因为环境改变。”

那企业越做越大，棱角不需要“变圆”吗？张继星打了个比方：“我是三角形，我的总经理、副总经理把三个角补上，不就圆了吗？看懂我的人不多，所以我只找同频的人就好了。”

张继星今年50岁。“等我不能动了再退休。”他挺认真地讲。“但我想的不是躺在床上那种老去，我不想死在床上，我想死在这个过程当中。”张继星说。张继星说：“张继星总说自己是个有棱角的人，‘棱角是我的优势。我就做我自己，不会因为环境改变。’”

张继星还有一个更大的目标——“我也为中国培养更多优秀的飞行员”。民营企业也能做基础工作。”张继星说。“如果我们的小孩子从中小学阶段就能接触飞机，知道飞机怎么修、怎么维护、怎么飞，到十几岁就能飞起来，将来他去当兵，考战斗机飞行员，会不会比别人快得多？”

这个目标听起来更遥远，甚至让人觉得有些不切实际。但从张继星嘴里说出来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笃定。

失败了怎么办呢？“只要没有放弃，就不存在失败。”张继星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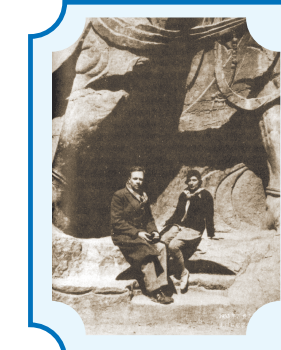
### 给美军讲课

张翼若戴着礼帽、拄着手杖从容地走上礼堂的讲台，他先把手杖靠在桌边，然后把帽子放在桌上。那些军人见此这位教授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，上唇有两撇整齐的胡髭，步履稳健，身板挺直硬朗，甚有绅士风度。

张翼若用流利的英语说，今天讲三个问题：第一，中国国民的思想与人格；第二，中国国民思想人格的历史渊源；第三，中西方国民性比较与改良中国国民性倡议。他讲的三点，每一点又再分三个小点，有时小点之下又有三个小点。这是他讲课的习惯，所以有人戏称他为“三点之教者”。

张翼若是“老陕”(陕西人)，有西北人的坦率耿直，又不畏权势，人称“硬汉”。他是辛亥革命元老，课间休息时，有人问他辛亥革命对中国的现代化有何作用。他回答：“除了赶走满人，把君主政体换成所谓共和政体之外，革命是徒有其表的。皇帝换成总统，巡抚改称都督，中国没有更现代化一点。现在，日本人打进来了，占领了大半个国家，只有把侵略者赶出去，才能继续中国的革命。”

与费正清协作完成教学任务的第二位教授是钱端升。



# 中国情缘

## 费正清和他的朋友们

陈宇 著

感情纠葛。原来，费正清的好朋友林徽因是钱端升夫妇的红娘。钱太太是林徽因的同乡，是林徽因介绍他们相识的。但相识不久他们就闹了点别扭，这位女士一气之下不辞而别了。钱端升慌了手脚，四处寻找，最后追到天津才找到她，并与她重归于好。

将张翼若与钱端升相比，在治学上，前者的特点是“述而不作”——讲得多，演得多，议论多，但写文章少；而后者的特点是“既述又作”——讲的、说的，多写文章或编成书。钱端升给美军讲课的题目是“中国的政府与政治以及中日关系”。由于他编过报纸，接触现实问题多而广泛，所举例切合当下的现实，符合军人求知要求，反响很热烈。

费正清组织一些教授到军中讲课，使美国军人更多地了解了中国的历史与文化，同时又亲身感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忧民、感同身受的情怀。温德深有同感，曾对费正清说，这些教授经济拮据，生活清苦，但心系国家民生，令人钦佩。

由于驼峰航线日益繁忙，加之之中

印战开辟，中国远征军的作战范围扩大，美军跟中国官兵协同作战越来越多，需要大量英语翻译人员。联大号召外语系高年级学生从军当翻译，还规定，保留学籍，以后可以回来复学。有此报国机会，学生反响热烈，除了女生，几乎全都报了名。有个外文系高才生，英语极好，本已在英国领事馆兼任英文秘书，待遇比军人还优厚，但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，他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，毅然放弃高薪，也从军去当翻译。

不过，当随军翻译，可没想象的那么简单。第一，军事术语多，尤其是指令性用语，翻译要求规范精确，不能马虎，但这些词语在校接触少。第二，跟美军官兵接触，吃喝拉撒各种事都会碰上。美军官兵文化差异大，有的出身中产阶级，受过良好教育；有的是刚从西部草原马背上滚下来的牛仔，语言还常常夹杂一大串美国式粗鄙语言和牛仔口吻。你要是不了解，还以为他跟你讲什么正儿八经的话呢，挠头苦想半天，翻译了眼也译不出来。第三，美军官兵来自美国的四面八方，口音南腔北调，应当事先有所适应。报名的学生水平参

差不齐，而且在校所学的东西离作战实用还很远，需要突击培训，恶补相关的知识。而温德呢，是老资格的“老美”，又通晓几国语言，既懂中式的俚俗语，也懂美式“污言秽语”。至于美军官兵中的南腔北调，对他而言更是小菜一碟。他是成了最合适的教练，承担训练班的教学工作，主讲他拿手的词汇学。温德好动，生性活泼，表情生动，肢体语言丰富，两撇胡子一翘一翘的。平日讲莎士比亚戏剧时，说到兴头上，他会情不自禁陶醉到角色里去，联大许多青年助教都喜欢跑去听他的课。因此，只要他上课，教室座无虚席，一座难求。有个叫金隄(后来成了著名的翻译家)的学生，居然是在窗外听完温德讲的诗歌专题课的。

训练班开班那天，为了摸底，了解学生的水平，他先抽查提问了一些人。他一般问三个问题：第一个问题很难，几乎没人答得上；第二个问题是较难的；第三个问题是一般的。他提问了几个学生，都还过得去。唯有有一个一问三不知，于是他又加问了一个更一般的问题，学生才答上来，温德皱了眉头。课间休息时，他叫住那个学生说：“请问你的尊姓大名？”学生答：“禀报教授，敝姓于，贱名方彦。”温德觉得这学生回答挺逗，接着又问：“你到底是几年级的？”学生一本正经答：“三年级呀！”温德耸耸肩，摊开双臂，继而又用大拇指在右抹一抹胡子，问：“你到底是怎么混到三年级的？”那学生仍是一本正经答：“念学分呀，一分一分地爬上来的。”温德说：“你应当回到外文系再读两年！”那学生说：“禀报教授，我不是外文系的，但我修过英语。”温德睁大眼睛，愣愣地看着学生，追问：“你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”学生答：“中文系。”

## 上海蓝天经济城

### 南翔游戏谷

- 游戏产业集聚区
- 充足空间规划
- 优质配套政策
- 租金减免

联系电话：朱先生 18918526217 张先生 13661404363

### 南翔·元谷 文体旅元宇宙生态区

- 南翔古镇新地标
- 租金减免

联系电话：金先生 13651936939

总部地址：嘉定区南翔镇银翔路655号  
总部热线：59129999 59122222